

白落

乾蕭

送統
之民之庫

集新文散代現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興復友良

8

4

版初本海上月八年七三九一

版初本林桂月七年三四九一

元四十册每

宛必印翻・有所權版

No. 1012

夏文蔚與圖書印信公同印

藏本：蘇東大藏

目次

落日		一六
鐘		一四
跳出來說的		一七
苦奈樹		二〇
吉期		二五
鴉		三〇

還.....四〇

廢廟的敬慕.....四七

破車上.....五一

雁蕩山（山水通訊）

楔子：一個矛盾的結論.....六二

南海的春天.....六九

浙東春景.....七六

雁蕩的序幕.....八四

永遠滾流着.....八八

懸崖道上.....九八

銀白色的狂瀾.....一〇五

那雙纖細而剛硬的大手.....一一六

落 日

天矇矓亮，孩子竟破例不等人捶，自己便忪開眼睛了。他有過一個怕人的噩夢，在夢中，還聽到了媽媽苦痛的吱吱聲，醒來，看見她正蜷臥在炕的一角，輾轉地翻着身，呢喃地說着含糊的囁語。

婦人的眼神今天確有些不同了，那不僅是疲倦，而且近於消散。幾日夜來和高熱度的掙扎已耗盡她所有的精力，如今，照傳說，她的魂靈也許早已「出竈」了。她渾身燒得像火盆，儘喘着氣，隨口帶出「哼哼」或「給我口冰水啵」的哀求。

三天來，孩子嚴遵了一個沒有常識的長輩的叮囑，什麼涼物也沒讓婦人沾嘴。當她內臟炎燒得忍不住時，她竟抽咽着哀求她的孩子：「乖，看媽養你一場的分上，遞我塊西瓜。我腸子快燒斷了。」孩子爲那懇求所感動了。但他仍咬住下

嘴唇，狠心地朝牆搖著頭。他小心坎上是說，不成，我寧給你疼，可不給你死！如今，他再也沒法堅持了。他跌著小腳鴨跑下地來，到條案邊慌忙倒了一杯昨晚才汲來的井涼。及至碗挨到婦人唇邊，他又遊移了。記起那個長輩的話，他還想奪回來。但那兩片燒燙得發紫的嘴唇觸到那沁涼的碗沿時，竟狂喜得有些痙攣了。她盡全身的力氣墊起一些頭部，雙唇便如鉗子般奔向那碗沿。無神的眼睛睜大了分外可怕，喝井涼時那種貪婪狼狽神情是完全不像她生平的嫻靜端莊了。頸項間每一條青筋都隨了她喉嚨的動作高鼓起來。

——她這是怎麼了？

孩子喂完了水。還茫然地握著空碗，呆立在炕沿。他覺得有些陰森森的。半晌，他才用小胳膊遮了臉說，「媽，媽，我有點怕！」

婦人這時稍稍清醒了。聽到這話，她無力地由被裏伸出削瘦滾燙的手，拉緊了孩子說：「親媽，怕什麼——」然後，又竭力抬起眼皮，仰看立在地上她養育了十二年的孩子，淚汪汪地問：「樂子，媽要是死了，苦命孩子，你可怎麼好——」

呵，陷在痛苦思想中的孩子，小腦袋即刻重重地挨了一棍子。他咕咚便跪了下來，摟緊了婦人的頭，嗚咽地求着：「媽，媽，你不許死，你死我也——」

這時，婦人想嚥下的淚終於還是沿了那癯瘦的額部滴下來了。她儘搖頭，斷續地囁嚅着：「不，媽不死——藥子好好念書——給媽爭氣……」

時候雖然還早，一個初入工廠的學徒却應該動身了。幾天來，爲着想留在家裏服侍母親，孩子曾試着告假。那個爲洋人豪養的甌房師傅却擺起一張拖得好長的臉說：「你媽病癡得着誰！不想幹走你的！」晚上他一擡舌，剛吐露「不幹就不幹，」的口氣，就爲發燒中的媽媽一句攔住了。她隨哼唉着，隨講給他聽：「不行，我辛苦一世爲的什麼！好容易有這麼個半工半讀的地方，你怎麼一來就沒長性——」

於是，孩子只得推開門去洗嗽了。

這時，熬了一夜的胖姐姐還在外房裏昏睡着。往常，孩子是喜歡惡作劇地用什麼線頭來探這個好心姑娘的鼻孔或耳朵眼的，今天他沒這興致了。他甚而輕點

着脚尖。在不幸的遭際中，孩子學得有些懂事了。

立在窗簾，他聽到婦孺房裏有啾啾的私語聲。他好像聽到一句……可也真不輕，找個大夫也好，不然，一副棺材總得廿塊，連搭棚……」他爲那個打算說個楞。他奔回房裏，想哭，胖姐姐却揉着眼睛進來了。

胖姐姐把十個銅子的飯錢塞到他袋子裏後，就向門外推他。她用沉默告訴他，去吧，什麼都有我呢，他很躊躇地向外走。腳踩着門坎，他又返回了身。他一直撲到婦人身邊，用小胳膊緊緊抱着婦人的頭，並把小臉蛋貼近婦人蒼白頭髮，喉嚨裏哽咽着：

「媽，媽，今兒我關工錢，我掙錢了，我給媽買好吃的——」

這一路，他儘盤算着。一生，他這是第一回掙錢，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如果婦人不曾病，今天娘兒兩個瞅着那把錢不知該驕傲到什麼地步。然而此刻他却沒有這心情。他一路上儘留神着道旁的店鋪，南貨店的櫃台上懸着整隻的火腿，大碗居門前晾着成廬的肉饅首，然而他更看中的是一個鮮果鋪，他愛那映眼的顏

色。他可還不知道今天究竟開多少錢。曾經有一回，他媽爲他買到一些南方產的奇怪果子，黃澄澄的，說是「皮包骨」，逗得他們娘兒兩個笑成一堆。他想今天該買點什麼逗她呢？

這麼盤算着，他又走進那個霉濕陰暗的地氈房了。在那裏，做爲一個學徒，他的工作是纏繞羊毛線團。對一個耐性有限的孩子，沒有再比這個「磨人」的了。然而更磨人的是那些殘忍「師兄」們的虐待。工作的傢伙既是鐵的，打起人來，最順手自然也是那鐵的剪刀和鉋子。對於近來心神常怔忡不定的樂子，刑具光臨的機會是更多了。

今天，師傅分給他纏的是一束灰羊毛線，算是最不爽手的一種。他接過那束線來，垂着頭，兀自走到一個黑黑牆角，盤腿坐下來，纏起手邊的線了。暗灰顏色襯着一顆暗灰的心。

這是月頭，領錢的日子。氈房這天照例是異常熱鬧的。早晨，便有一個工頭來量各塊活計的尺寸，憑了那個，每人下午便可以算到一筆錢。那個耳梢夾着管

鉛筆的人在填寫賬單時，竟沒理會到躲在牆角眼神發直的小徒弟。他臨走還問了一聲：「落下誰沒有？」然而這時，牆角那個小徒弟却正在沿着灰色的毛線推想著牆牆到底請不請個大夫治他媽媽的病。

正午，吃飯鈴一搖，板上活蹦蹦地跳下來許多大聲唱着的人。他們約合今天去大碗居吃一頓好飯，然而癩子一個人却躲在那裏，失掉味覺地吞下了一塊乾餅子。等到師哥們回來時，他聞到了很強烈的酒味。他們坐在板上還沒結沒完地划着拳。

「喂，小兔崽子，今天關餉，你孝順我些什麼？」一個纖牛毛氈的扯了孩子的耳朵，調笑地問。

孩子忙閃開了身。登時，一隻銳硬鞋尖踢在他脅骨上了。他竟麻木得不知道哭。耳邊響着那麼恣情的笑聲，他心裏却更辛酸了。

四點鐘，洋人那邊送信來了，叫大家去他書房領饌。沒有再比這個聲音好聽的了。連這綢了一天眉的小徒弟夾在人羣中，也有些高興了。他是想工錢馬上要

到手了，早晨看到的那些饅子即刻重現在他眼前：火腿，肉餅，澄黃的檸檬，紅紅的蘋果……

工徒走到洋人的院坪，即刻鴉雀無聲了，領頭一個胆子稍大的屈起中指，在那綠漆門上輕輕扣了三下。隨着，裏面地板有了咚咚的腳步聲。

洋人是坐在一張可以任意轉動的鋼絲椅裏，戴了金黃黃戒指的手指很靈巧地握了一枝墨水筆。每叫到一個人，他必抬頭端詳一下，然後才由左手抽屜裏取出那人應得的工錢，拙笨地數着，一個銅子不苟。領到錢的人，皆深深向他鞠個躬，說一聲Thank you，然後歡歡喜喜地退出去了。——自然，撇着嘴走出的也有，譬如那個洋人說：「這個月你使壞了一把刀。扣你三毛！」或者，遇到徒弟，「上禮拜你沒掃乾淨地板，罰你五毛！」於是，每天由早晨五點工作到天黑的月俸一塊半便積成一塊了。

然而今天還有更慘的，那是急等這筆錢用的樂子。站在人叢裏，因為身量矮小，他時刻墊起腳跟，向前擠。他生怕錯過了名字。他想要快點拿到錢，馬上告

假到街上去辦他的事。然而一個個領到錢笑嘻嘻地出去了，却始終未輪到他。及至最後一個人領到他那一份時，樂子還怔怔地站在那裏。

發錢的洋人這時已疲倦得很了。他放下水筆，剛要關抽屜時，突然發見房裏還有一個衣服襤褸樣子頹唐的孩子留在那裏。他不耐煩地生了氣。

「爲什麼還不走？」

他站起來厲聲問。顯然地，他自己是需要休息了。

「還沒發我錢。」孩子吞吞吐吐地說。

他招惱了那個洋人。明明他按着單子已經一一發完，怎麼，這個想領雙份？中國人連大帶小的不誠實他是領略過的。他的對付很簡單，遇到苦力，他只有使用巴掌，或是腳，如今，他面前站的總是個「工讀學生，」他客氣了些：

「出去！不要胡說！」他向門邊指着

孩子不走，且張開手向他索要。他氣了，一隻有力多毛的手抓住了孩子的領口。丁，早晨響亮的拍紙聲聽不見了。火爐，肉醬，薑黃油散開，驕

「出去！」一推，孩子幾乎倒在地上，綠漆門隨着訇地關上了。

孩子爲這突然的襲擊嚇得驚愕了。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又去拍那綠門，裏面却有汪汪的狗吠聲。怕狗的他，坐在綠漆門前的石階上，竟自咧着嘴，嗚嗚地嚎哭了起來。

過好久，洋人的太太穿着騎馬裝，手裏玩着一隻小皮鞭由外面走回來了，看見這個哭得嗓音已沙啞的孩子，嚇了一大跳。孩子結結巴巴地告訴了她。綠漆門又開了，這回洋人是用了對乞丐的聲音問他：

「你叫什麼？」

孩子據實告訴了他。當他發見是賬單上遺落了這個名字時，他才把他喚進房去。重新用戴了金黃黃戒指的一張紙上寫了些什麼，然後才打開那個沉重的抽屜，不堪煩擾地數了一疊錢。——

「拿去！」孩子哆哆嗦嗦地攏到掌心裏，深深鞠了一躬，倒退走出門來。綠漆門訇地又關上了。

這時，大陽已向西沉，孩子的影子在草坪上變得修長了。

他攢了那塊白涼涼的洋錢，又騰出一隻手來數那把銅子。嚙哭了很久的他，這時臉上漾出些微笑了。他一壁走，小心窩裏一壁盤算着該買些什麼。

突然，一個人同他碰頭了，那是他一個「師哥。」

「小兔崽子，那兒去了，師傅找你哪！」

他想馬上回家，但那個「師哥」却把他拖到那黑房子裏。

迎頭。他受到的是一陣罵，然後，師傅罰他一個人「抄」那片地。地上混在

羊毛裏，還有棗核和香蕉皮。那是剛才師哥們狂歡的痕跡。

他遵命屈下腰來掃，攤過一條帶，他算熬過一段。

好容易，他被釋放了。他一口氣跑到大街上。時間不允許他東買西買了。他

一直跑進那家鮮果店裏，嘩啦將袋裏所有的錢盡數倒在攤子上。

「掌櫃，掌櫃，我要——我要好吃的！」

鮮菓店的掌櫃對這個急性的小主顧很奇怪。問他到底要什麼，孩子茫然說不

出來。他儘用手指着攤架上堆積的那些東西。

「我要那黃的，還要——犄角那帶葉子的，那鐵罐裏的也要。我要香蕉，要藕，藕粉也要……」

他想不到一塊半錢能買那麼些東西，總之，他走出時，成爲一個食物的富有者了，銅子身邊却沒有一個。

他提着那麼一大堆東西，呼呼地喘着氣跑到家，時候是黃昏了，太陽已躲到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裏。往常，這是娘兒兩個坐在屋簷下講故事的時候了。這時他小心跳動着，想着到家該怎麼哄他媽媽呢。

走進院子，他聽到的是一陣連續的呼叫聲，而且是酸辛辛的：

「大媽——大媽——您答應呵！大媽……您不能甩下樂子不管呵！」

孩子像是意識出什麼恐怖來了。他即刻奔到房裏，把所有東西丟在外屋桌上，便撲到婦人的身邊來。

這時婦人眼睛正緊緊閉着，胖姐姐扶了她半坐起來。連漠不關心的嬾嬾這時

也站在旁邊了。胖姐姐一聲跟着一聲地叫着，她急得滿臉紅漲着。

孩子忘了命地跳上炕去。他握到的已是一雙冰涼的手了。他幾乎哭出聲來。

「樂子，可哭不得，你叫她，你叫呵！」胖姐姐睜圓了眼睛催着他。她喊得嗓子都啞啞些了。

孩子緊緊摟住了婦人的頸頸，扯了喉嚨在她耳邊囁：

「媽，媽——您睜眼，您兒子回來了。樂子回來了。媽——」

呵，偉大的天性，婦人的眼皮果然有些松動了。微微隔着一道縫，藉着白眼肉上僅餘的一絲黑眸，她瞥見了她的孩子。她像是竭力作着活下去的掙扎。

孩子即刻跳下地去，把丟在外屋的菓子盡數抱來，放在婦人身邊。他攬住她的頸頸，把那黃澄澄的菓子湊近她的鼻孔。

一陣沁香，也許是孩子一腔的真情，她黑眸子居然退回一些了。

這時，胖姐姐趕忙到外屋去切蘋果剝橘子。

婦人盡對着孩子搖頭，像是蓄了許多說不出來的話。這時，她淌下的淚都是

冰涼的了。

好像知道那片蘋果是她孩子掙的，她顫微微地把嘴張得很大來吞食它，但及至蘋果塞到嘴裏後，她鬆軟的眼皮又闔上了。

「媽——媽——您瞧樂子，您瞧哇！」

她只翻了翻白眼，喉嚨裏哽咽了一下，身子便癱軟在孩子的懷裏了。

「媽，媽——媽呀——」

震天的哭聲也叫不回這沈落下去的太陽了。

孩子抱了那個冰涼的身子，隔着眼淚看這個世界。

世界從此也永遠對他是冰涼的了。